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五十八 史部

宋史卷三百三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八十九

任顓　李參　郭申錫　傅求

張景憲　竇卞　張瓌　孫瑜

許遵　盧士宗　錢象先　韓璹

杜純 弟紘　杜常　謝麟　王宗望

王吉甫

任顓字誠之青州壽光人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至衛尉丞上其文乃賜第擢鹽鐵判官陝西鑄康定大銅錢顓曰壞五為一以一當十恐犯者衆卒如其言夏人納款遣使要請十一事甚者欲去臣稱男顓押伴一切曉以義辭折而去又再遣使来欲自買賣且通青鹽增歲賜詔許置権場其議多顓所發出為京西轉運使奏計京師元昊為下所殺遣楊守素来告哀守素乃始為元

昊謀不稱臣納賜節者也仁宗記嘗屈其使者復使押伴顓問守素其主所以死不能對訖去不敢肆改知鳳翔府帝語輔臣顓宜備朝廷委任留判三司憑由司為諒祚冊禮使采撫西夏風物山川道里出入攻取之要為治戎精要三篇上之進直史館遷河東轉運使帝嘗以禁帑金帛賜河北亦欲與河東顓辭曰受委制財用而先有求不敢顓為使者每行部必擇僚佐之賢者一人與俱凡事必與議未嘗以胥吏自隨人安其政入為

鹽鐵副使擢天章閣待制儂賊犯嶺外以知潭州宣撫司以宣毅卒有功檄補軍校顓察其色動曰必有異志執按之具服爲賊内應蒐其家得所記潭事甚悉梟首以狥詔書褒激賜白金五百兩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坐在潭日賤市死商珠降爲待制時四路以邊警聞渭獨無所上朝廷疑斥候不密顓力言無他虞帝使覘之信乃還學士徙徐州以太子賓客致仕積官戸部侍郎卒年七十八

李忝字清臣鄆州須城人以蔭知鹽山縣歲饑諭富室出粟平其直予民不能糴者給以糟粃所活數萬通判定州都部署夏守恩貪濫不法轉運使使忝按之得其事守恩謫死知荆門軍荆門歲以夏伐竹并稅簿輸荆南造舟積日久多蠹惡不可用牙校破産不償責忝請冬伐竹度其費以給餘募商人與為市遂除其害歷知興元府淮南京西陝西轉運使部多戍兵苦食汞忝審訂其闕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之

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羨糧熙寧青苗法蓋萌於此矣朝廷患邊費益廣參建議輦錢邊郡以平估糴權罷入中法比其去省榷貨錢千萬計召為鹽鐵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為河北都轉運使與安撫使郭申錫相視決河議不協又與真定呂溱相惡二人皆得罪參移使河東知荆南嘉祐七年召為三司使參知政事孫抃曰參為主計外臺將承風刻剝天下天下之民困矣乃改羣牧使詔王安石王陶置局經度國計參言官各有職臣

若不任事當從廢黜不然乞罷此局從之治平初加集賢院學士知瀛州賜黄金百兩帥臣有賜自參始再遷樞密直學士知秦州蕃酋藥家族作亂討平之得良田五百頃以募弓箭手居鎮閱歲未嘗以邊事聞英宗遣使問故對曰將在邊期於無事而已不敢妄以寇貽主憂以疾解邊任判西京御史臺起知曹濮二州神宗久知其才書姓名於殿柱以知永興軍不行卒年七十四參無學術然剛果嚴深喜發擿姦伏不假貸事至即決

雖簿書纖悉不遺時稱能吏

郭申錫字延之魏人自言唐代公元振之後第進士爲晉陵尉民訴弟爲人所殺申錫察其色懼而哭不哀曰吾得賊矣非汝乎執而訊之果然久之知博州州兵出戍有欲脅衆爲亂者申錫戮一人黥二人乃定奏至仁宗曰小官臨事如此豈易得即爲御史臺推直官數上疏論事大臣不便鞫獄慶州京東盜執濮州通判井淵遷知州事未閲月悉擒凶黨斬以狥召爲侍御史遂知

雜事張貴妃追册起園陵張堯佐為使相陳執中嬖妾
殺婢余靖引胡恢有醜行高若訥引范祥啓邊釁申錫
皆奏劾之屢詆權倖無所避帝謂之曰近世士大夫方
未達時好指陳時事及被進用則不然是資言以進耳
卿勿為也諜稱契丹遣泛使命體量安撫河北還爲鹽
鐵副使相視決河坐訟李參失實黜知濠州帝明榜朝
堂稱其欺誣以儆在位旋加直史館知江寧府再副鹽
鐵進天章閣待制知鄧州河中秭謌取綏州申錫曰邊

患將自此始及諒祚死請捐前故聽其子襲爵且言曰
二虜賴歲幣甚厚渝平豈其所利必有以致之但得重
將守邊不要功生事則善矣著邊鄙守禦策以給事中
致仕卒年七十七
傅求字命之考城入進士甲科通判泗州淮水溢毀城
朝廷遣中使護築絕淮取土道遠度用兵六十萬求相
汴堤旁有髙埠夷之得土載以回舟省工費殆半徙大
名府府守呂夷簡委以事夷簡入相薦其才擢知宿州

提點江西益州刑獄為梓州路轉運使夷獠寇合江鈐
轄司會兵掩擊求馳往按所以狀乃縣吏冒取播州田
獠故恐而叛即黥吏置嶺南夷人聞之散去益州文彥
博上其狀進秩徙陝西關中行當十鐵錢盜鑄不可計
求請變法時州縣已散二百八十萬緡亟下令更為當
三民出不意蕩産失業多自經死然盜鑄遂寢自康定
用兵移稅輸邊民力大困求令輸本州而轉錢以供邊
糴民受其惠而兵食亦足召為户部副使隴右蕃酋蘭

鐀獻古渭州地秦州范祥納之請繕城屯兵又括熟户田諸羌靳之相率叛夏人欲得渭地又移文來索後帥張昇以祥貪利生事請棄之詔求往視求以為城已訖役且已得而棄非所以强國威乃詔諭羌衆反其田報夏人以渭非其有不應索正其封疆而還兵遂解進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環之定邊砦蕃官蘇恩以小過疑懼而遁將佐議致討涇原既出師境上求謂恩非素擕二者乘以兵必起邊患

但遣裨將從十數卒扣其帳開以禍福懇感泣還砦如初入判大常寺權發遣開封府遷樞密直學士知定州復以龍圖閣學士權開封求本有吏能幹局至是春秋浸高且病瞶三司大將錢告密殺妹為隣所告求不能決反坐告者又斷獄數差失御史言其不勝任出知兖州卒年七十一

張景憲字正國河南人以父師德任淮南轉運副使山陽令鄭昉贓累巨萬親戚多要人景憲首案治流之嶺

外貪吏望風引去徙京西東轉運使王逵居鄆專持吏短長求請賄謝如所欲景憲上其惡編置宿州熙寧初為戸部副使韓絳築撫寧羅兀兩城帝命景憲往視始受詔即言城不可守固不待到而後知也未幾撫寧陷至延安又言羅兀邈然孤城鑿井無水將何以守臣在道所見師勞民困之狀非一願罷徒勞之役廢無用之城嚴飭邊將為守計令邊郡召生羌與之金帛官爵恐黠羌多詐緩急或為内應宜亟止之陝西轉運司議欲

限半歲令民悉納錢於官而易以交子景憲言此法可行於蜀耳若施之陝西民將無以為命其後卒不行加集賢殿修撰為河東都轉運使議者欲分河東為兩路景憲言本道地肥磽相雜州縣貧富亦異正宜有無相通分之不便議遂寢改知瀛州上言比歲多不登民債逋欠今方小稔而官督使併償道路流言其禍乃甚於凶歲願以寬假帝從之仍下其事元豐初年知河陽時方討西南蠻景憲入辭因言小醜跳梁殆邊吏擾之耳

且其巢穴險阻若動兵遠征萬一餽餉不繼則我師坐困矣帝曰卿言是也然朝廷有不得已者明年徙同州以大中大夫卒年七十七景憲在仁宗朝為部使者時吏治尚寛獨多深刺及熙寧以来吏治峻急景憲反濟以寛方新法之行不劾一人居官不畏強禦非公事不及執政之門自負所守於人少許可母卒一夕鬚髮盡白世以此稱之

竇卞字彦法曹州寃句人進士第二通判汝州秦悼王

奠汝宗室耒汝者衆得兵三千郡守林灘以汝與其鄉
近因使輦薪芻鐵石致具家衆怨憤謀殺灘會日暮門
閉不果遂挾大校叛下啓關招諭之曰汝曹特醉酒狂
呼爾毋恐忽少定乃密推首惡羈之請於朝詔灘致仕
悉配徙亂者加集賢校理知太常院知絳州開封府推
官方禁銷金為衣皇城卒捕得之屬卞治以中禁為言
奏曰真宗行此制自掖廷始命不正以法無以示天下
且非祖宗立法意英宗曰然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正謂是也從其請出知深州熙寧初河決滹沱水及郡城地大震流民自恩冀來踵相接卞發常平粟食之吏白擅發且獲罪卞曰俟請而得報民死矣吾寧以一身活數萬人尋以請詔許之外間訛言水大至卞下令敢言者斬一日復報大水且至吏請閉門卞不可既而果妄時發六州卒築武彊陳卒惰主者笞之不服卞曰廂兵犯將校法不至重然興役聚工不可拘以常法命斬之以聞有詔嘉奬還為戶部判官同修起

居注進天章閣待制判昭文館將作監始卞官汝時與
殿直王永年者相接頗厚及在京師永年求監金曜門
庫卞為禱提舉楊繪繪薦為之永年置酒于家延繪卞
至出其妻侑飲且時致薄餉永年以事繫獄死御史發
其私卞坐奪職提舉靈仙觀卒年四十五
張瓌字唐公洎之孫也舉進士以婦父王欽若嫌召試
學士院賜第除秘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謚錢惟演曰
文墨其子撾登聞鼓上訴仁宗使問狀瓌條奏甚切朝

廷不能奪乃賜謚曰思溫成廟祠享如神御請殺其禮
判吏部南曹為開封府推官知洪州營校督役苛急其
徒三百人將以夜殺之求不獲持甲譟于門請易校瓌
召問諭遣明日推治黠十人不為易校積閥當遷十年
不會課文彥博為言特遷之徙兩浙轉運使加直史館
知潁州揚州即拜淮南轉運使三司下諸道貴羨財淮
南獨上金九錢三司使怒移文譙切瓌以賦數民貧對
入修起居注知制誥草故相劉沆贈官制頗言其附會

取顯位洗子瑾帥子弟婦女衰絰詣闕哭訴瓌挾私怨
且醜詆其人執政以褒贈乃恩典瓌不當為貶詞出知
黄州然瑾亦竟不敢請父謚還判流内銓英宗時論策
在先朝乞蚤定儲副者進左諫議大夫翰林侍讀學士
劉瑾又訟其判銓日調其子不應法復出濠州歴應天
府河南河陽請為太平州瓌平生薦士後雖不如所舉
未嘗以令自首故再坐削階當官遇事輒言觸忤勢要
至屢黜終不悔卒年七十

孫瑜字叔禮博平人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賈昌朝薦為崇文檢討同知禮院開封府判官使契丹適西討捷書至館伴要入賀唉以厚餉瑜辭以奉使有指不肯賀加秘閣校理兩浙轉運使入辭仁宗訪其家世謂曰卿孫奭子邪奭大儒也久以道輔朕因面賜金紫先是郡縣倉庾以斗斛大小為姦瑜奏均其制黜吏之亡狀者民大喜有言其變新器非便下遷知曹州尋有言瑜所作量法均一誠便者乃還其元資徙知蔡州毀吳元濟

像以其祠事裴度大水緣城隙入瑜使囊沙數千扞其衝城得弗壞吏相究灘單四州累官工部侍郎卒年七十九始奭之亡朝廷録其子孫時瑜之子為諸孫長瑜曰吾恐因父喪而官吾子乎以兄之孤上之瑜天資整敏齊家以嚴稱善與人交一受知終身不易所薦士有過或教使自言曰已知之而復擠之吾不為也

論曰宋至神宗承平百餘年風行政成士皆守官稱職雖上之化亦下之氣習使然也當時仕於朝廷出守方

岳持節一道專對四方者各有其人其政蹟且多可紀
自顒至瑜是已顒能折夏人屈元昊使者叅擊貪除害
乃心邉事申錫除凶黨詆權倖求黥黠吏禁盜鑄卞以
身活人瓌不貢羨財景憲因母死而髮白孫瑜不忍以
父喪而得官此其行尤昭昭者歟

許遵字仲塗泗州人第進士又中明法擢大理寺詳斷
官知長興縣水災民多流徙遵募民出米振濟竟以無
患監興水利溉田甚博邑人便利立石紀之爲審刑院

詳議官知宿州登州遵畏典刑獄強敏明恕及為登州
執政許以判大理遵欲立奇以自鬻會婦人阿云獄起
初云許嫁未行嫌壻陋伺其寢田舍懷刀斫之十餘創
不能殺斷其一指吏求盜弗得疑云所為執而詰之欲
加訊掠乃吐實遵按云納采之日母服未除應以凡人
論讞于朝有司當為謀殺已傷遵駁言云被問即承應
為按問審刑大理當絞刑非是事下刑部以遵為妄詔
以贖論未幾果判大理耻用議法坐劾復言刑部定議

非直云合免所因之罪今棄敕不用但引斷例一切按
而殺之塞其自守之路殆非罪疑惟輕之義詔司馬光
王安石議光以為不可安石主遵御史中丞滕甫侍御
史錢顗皆言遵所爭戾法意自是廷論紛然安石既執
政悉罪異己者遂從遵議雖累問不承者亦得為按問
或兩人同為盜刼吏先問左則按問在左先問右則按
問在右獄之生死在問之先後而非盜之情天下益厭
其說熙寧間出知壽州再判大理寺請知潤州又請提

舉崇福宮尋致仕累官中散大夫卒年八十一

盧士宗字公彦濰州昌樂人舉五經歷審刑院詳議編敕刪定官提點江西刑獄侍講楊安國以經術薦之仁宗御延和殿詔講官悉升殿聽其講易明日復命講泰卦又召經筵官及僕射賈昌朝聽之授天章閣侍講賜三品服加直龍圖閣天章閣待制判流内銓李參郭申錫有決河訟詔士宗劾之士宗言兩人皆為時用有罪當驗問不宜逮鞠於是但黜申錫為州進龍圖閣直學

士知審刑院通進銀臺司仁宗神主祔廟禮院請以太
祖太宗為一世而增一室以備天子事七世之禮嘉兩
制與禮官考議孫抃等欲如之士宗以為在禮太祖之
廟萬世不毀其餘昭穆親盡即毀示有終也自漢以來
天子受命之初太祖尚在三昭三穆之次祀四世或六
世其以上之主屬雖尊於太祖親盡則遷故漢元帝之
世瘞太上廟主於國魏明帝遷處士主於國邑晉武惠
祔廟遷征西務州府君大抵過六世則遷其主蓋太祖

己正東向之位則并三昭三穆為七世矣唐高祖初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太宗祔廟則遷洪農府君高宗祔廟又遷宣宗皆前世成法惟明皇之廟祀八世於事為不經今大行祔廟僖祖親盡當遷於典禮為合不當添展一室詔抃等再議卒從入室之説議者咎之出知青州入辭英宗曰學士忠純之操朕所素知豈當久處外命再對及見論知人安民之要勸帝守祖宗法御史言其罕通吏事且衰病改沂州熙寧初以禮部侍郎致仕

辛年七十一士宗以儒者長刑名之學而主於仁恕故在刑部審刑前後十數年

錢象先字資元蘇州人進士高第呂夷簡薦為國子監直講歷權大理少卿度支判官河北江東轉運使召兼天章閣侍講詳定一路敕成當進勳爵仁宗以象先母老欲慰之獨賜紫章服進待制知審刑院加龍圖閣直學士出知蔡州象先長於經行侍邇英十餘年有所顧問必依經以對反復諷諭逐及當世之務帝禮遇甚渥

故事講讀官分日送進象先已得蔡帝猶諭之曰大夫
行有日矣宜講徹一編於是同列罷進者浹日徙知河
南府陳州復兼侍講知審刑院象先旁通法家說故屢
為刑官條令多所裁定嘗以為犯敕者重犯令者輕請
移敕文入令者甚衆又議告捕法以為罪有可去有可
捕苟皆許捕則姦人將倚法以害善良因削去許捕百
餘事其持心平恕類此復知許潁陳三州以吏部侍郎
致仕卒年八十一

韓璹字君玉衛州汲人登進士第知定州安喜縣為政彊力能使吏不賄守韓琦稱其才為開封司錄嘉祐寬恤諸道分遣使者璹曰京師諸夏本顧獨不蒙惠乎乃具徭役利害上之詔司馬光陳洙詳定條式遂革大姓漁并之弊提點利州路河北刑獄以開封府判官迎契丹使使問南朝不聞打圍何也璹曰我后仁及昆蟲非時不為耳熙寧初為梓州路轉運使朝廷命諸道議更役法璹首建併綱減役之制剛以數計者百二十有八

衙前以人計者二百八十有三省役人五百又請裁定諸州衙簿於是王安石言璹所言皆久為公私病監司背公邀譽莫之或恤而獨能體上意宜加賞乃下褒詔璹賜帛二百入為鹽鐵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知澶州坐失舉降太常少卿河決晝夜扞禦神宗念其勞復改官大中大夫判將作監轉正議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七璹吏事絕人閱按牘終身不忘澶州民懷思之他日郡守或欲有所為民必曰此經韓大中矣以故輒止

杜純字孝錫濮州甄城人少有成人之操伯父沒官南海上其孤弱柩不能還純白父請往如期而喪至以廕為泉州司法參軍泉有蕃舶之饒雜貨山積時官於州者私與為市價十不償一惟知州關詠與純無私買人亦莫知後事敗獄治多相牽繫獨兩人無與詠猶以不察免且檄參對純憤懣陳書使者為訟究詠得不坐熙寧初以河西令上書言政王安石畀之引寘條例司數與論事薦于朝充審刑詳議官或議復肉刑先以刖代

死刑之輕者純言今盜抵死歲不減五十以死懼民民
常不畏而況於刖乎人知不死犯者益衆是為名輕而
實重也事遂寢秦帥郭逵與其屬王韶成訟純受詔推
鞫得韶罪安石主韶變其獄免純官韓絳為相以檢詳
三司會計安石再来乃請監池州酒久之為大理正上
言朝廷非不惡告訐而有覘事者以擿抉隱微盖京師
聚萬姓易以宿奸於計當然非擾人也比来或徒隷觖
望或民相怨仇或意冒告賞但泛云某有罪某知狀官

不識所逮之因因不省見逮之故若許有司先計其實而坐為欺者以誣告當無不竟矣隰州商尹奇貿溫泉礬有羨數云官潤之守欲械訊河東純曰奇情止爾若傳致其罪恐自是民無復敢貨礬則數百萬之儲皆為土石請姑沒其羨而釋其人曹州民王坦避水患以車載貨入京征商者以為匿稅將議黜坦純復爭之鄉楊汲奏為立異又廢于家元祐元年范純仁韓維王存孫永交薦之除河北轉運判官初更役書司馬光稱其論

議詳盡子之書曰足下在彼朝廷無河北憂純因建言河防舊隷轉運今乃領屬都水外丞計其決溢之變前日不加多今日不加少然出財之司則常憂費而緩不急用財之官則寧過計而無不及不如使之歸一後如其言召為刑部員外郎大理少卿擢侍御史言者詆其不由科第改右司郎中尋知相州徙徐州陜西轉運使還拜鴻臚光禄卿權兵部侍郎謝病以集賢院學士提舉崇福宫改修撰卒年六十四弟紘

紘字君章起進士為永年令歲荒民將他往召諭父老
曰令不能使汝必無行若留能使汝無饑皆喜聽命乃
官給印劵使稱貸於大家約歲豐為督償於是咸得食
無徙者明年稔償不愆素神宗聞其材用為大理評斷
官檢詳樞密刑房修武經要畧以職事對帝翊日語宰
相嘉其論奏明白未果用紘每議獄必傅經誼民間有
女幼許嫁未行而養於壻氏壻氏殺以誣人吏當如昬
法紘曰禮婦三月而廟見未廟見而死則歸葬于家示

未成婦也律定昏而夫犯論同凡人養婦雖非禮律然未成婦則一也議乃定又論天下囚應死吏懦不行法輒以疑讞夫殺人而有疑讞是縱民為殺之道也請治妄讞者不從擢刑部郎中元祐初為夏國母祭奠使時夏人方修貢入其國禮猶倨迓者至衣毛裘設下人坐蒙以黲且不跪受詔紘責之曰天王弔禮甚厚今不可以加禮夏人畏懼加敬他日夏使至請歸復侵疆紘逆之至館使欲入見有所陳紘止之荅語頗不遜紘曰國

主設有請必具表中此大事也朝廷肯以使人口語為可否乎隨語連扯之乃不敢言遷右司郎中大理卿以直秘閣知齊鄧二州復為大理卿權刑部侍郎加集賢殿修撰為江淮發運使知鄆州獄繫囚三百人紘至之旬日處決立盡又以刑部召未至還之鄆嘗有揭幟城隅著妖言具上期為變州民皆震俄而草場白晝火蓋所揭一事也民又益恐或請大索城中紘笑曰奸計正在是冀因吾膠擾而發柰何墮其術中彼無能為也居

無何獲盜乃奸民為妖如所揣遂按誅之徙知應天府
辛年六十二紘事兄純禮甚備在鄆州聞訃泣曰兄教
我成立今亡不得臨死不瞑矣適詣闕迎其柩於都門
哀動行路悉以奉錢給寡嫂推其子恩官其子若孫一
人官京師時里人馬隨調選病卧逆旅紘載與歸醫視
之隨竟死為治喪第中或以為嫌不自恤其風義蓋天
性云
杜常字正甫衛州人昭憲皇后族孫也折節學問無戚

里氣習嘗跨驢讀書驢嗜草失道不之覺觸桑木而墮額爲之傷中進士第調河陽司法參軍事富弼禮重之積遷河東轉運判官提點河北刑獄歷兵部左司郎中太常少卿太僕太府卿戸工刑吏部侍郎出知梓州青鄆徐州成德軍崇寧中至工部尚書以龍圖閣學士如河陽軍苦旱及境而雨大河決直州西上埽勢危甚常親護役徙處埽上埽潰水溢及常坐而止於是役人盡力河流遂退郡賴以安卒年七十九

謝麟字應之建州甌寧人登第調會昌令民被酒夜與仇鬬既歸而所親殺之因誣仇麟知死者無子所親利其財一訊得實再調石首令縣苦江水為患隄不可禦麟疊石障之自是人得安堵號謝公隄通判辰州章惇使湖湘拓沅州薦麟為守由太常博士改西上閤門副使猺賊犯辰溪麟且捕且招一方以寧詔使經制宜州獠降其種落四千八百人納思廣洞民千四百室得鎧甲二萬褒賜甚渥加果州刺史知荊南涇邠二州元祐

初復以朝議大夫直祕閣知潭州加直龍圖閣歴徙江寧鳳翔府渭桂二州融江有夷警將吏議致討疄以計平之戍兵從北来不能水土疄部土人使極南而北兵止屯近郡頼以全者甚衆卒于官

王宗望字磻叟光州固始人以䕃累擢夔州路轉運副使哲宗即位行赦賞軍萬州𢘆旬不給庖卒朱明因衆怒白晝入府宅傷守臣左右驚散他兵籍籍謀兆亂宗望聞變自夔疾驅至先命給賞然後斬明以徇且竄視

守傷而不救者乃自劾朝廷嘉之歷倉部郎中司農少卿江淮發運使楚州沿淮至漣州風濤險舟多溺議者謂開支氏渠引水入運河歲久不決宗望始成之為公私利代吳安持為都水使者自大河有東北流之異紛爭十年水官無所適從宗望謂回河宜創立金隄七十里索緡錢百萬詔從之右正言張商英論其誕謾而宗望奏已有成績遂增秩三等加直龍圖閣河北都轉運使擢工部侍郎以集賢殿修撰知鄆州卒年七十九元

符中治其導河東流事以為附會元祐追所得恩典云

王吉甫字邦憲同州人舉明經練習法律試斷刑入等

為大理評事累遷丞正刑部員外郎大理少卿舒亶以

官燭引至第執政欲坐以自盜吉甫謂不可執政怒移

獄他所吉甫亦就辨亶乃用飲食論罪不以燭也南郊

起幔城役卒急於畢事董役者責之曰此殆類白露屋

耳卒訴之吏當非所宜言論死吉甫謂非呪詛不應死

遂求對神宗怒曰得非為白露屋事來邪吉甫從容敷

陳不少慴帝為霽怒其人得釋蘇軾南遷所過郡守有
延館之者走馬使正閽詔鞫之吉甫議當笞宰相章惇
不悅吉甫曰法如是難以增加成罪卒從笞太倉火議
誅守者十餘人亦争之皆得不死其持論寛平大抵類
此請知齊州梓州梓在東州為壯藩户口最盛轉運使
欲增折配以取羨餘吉甫謂其僚曰民力竭矣一增之
後不可復減吾寧貽使者怒忍為國斂怨為民基禍哉
竟却之歷提點梓州路京畿刑獄開封少尹知同邢漢

三州以中大夫卒年七十吉甫老於為吏廉介不回但一於用法士恨其少緣飾云

論曰宋取士兼習律令故儒者以經術潤飾吏事舉能其官遵惠政及民而緩登州婦獄君子謂之失刑士宗象先皆執經勸講其為刑官論法平恕宜哉璹吏事絶人民懷其德純以微官能著清節紘議獄必傅經誼風義藹然常坐護危掃麟定猺獠宗望弭萬州之變皆靖至難之事於談笑間吉甫一於用法而廉介不回有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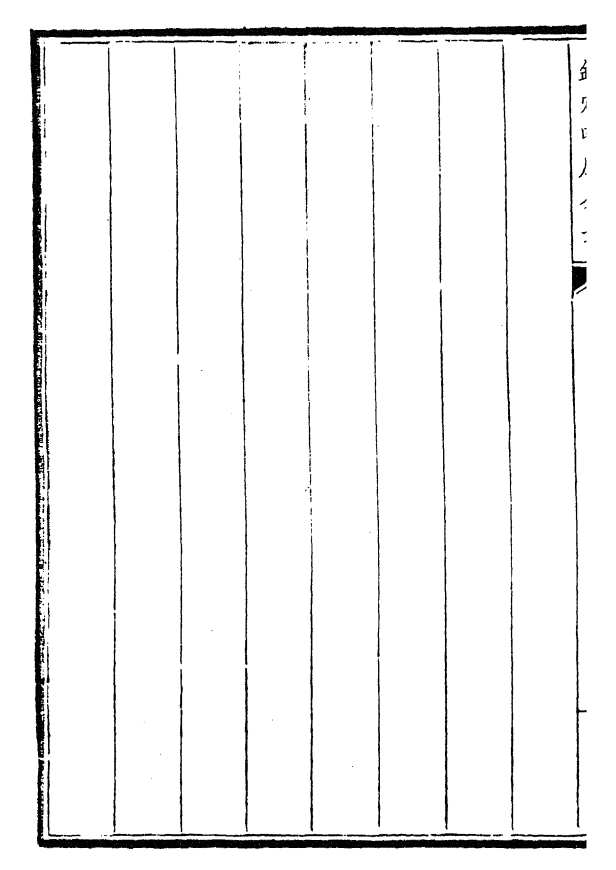
稱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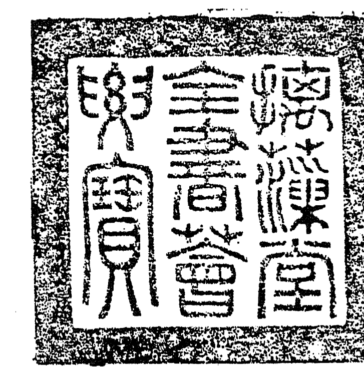
宋史卷三百三十

謹案卷三百二十九第十六頁前七行今宜存宣

祖於當祧刊本祧訛誂據禮志改

第二十頁前六行獨兩人召按上人字疑作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沈心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三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五十九 史部

宋史卷三百三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脩

列傳第九十

孫長卿　周沆　李中師　羅拯

馬仲甫　王居卿　孫構　張詵

蘇寀　馬從先　沈遘弟遼從弟括　李大臨

呂夏卿　祖無擇　程師孟　張問陳舜俞樂

京 劉蒙附

苗時中 韓贄 楚建中

張頡 盧革子秉

孫長卿字次公揚州人以外祖朱巽任為秘書省校書郎天禧中巽守雍命隨所取浮圖像入見仁宗方權聽天下事嘉其年少敏占對欲留侍東宮辭以母疾詔遷官知楚州粮料院郡倉積米五十萬陳腐不可食主吏皆懼法毋敢輕去長卿為酌新舊均渫之吏罪得免通判河南府秋大雨軍營壞或言某衆將叛洛中讙然長

卿馳諭之曰天雨敗屋廬未能葺汝輩豈有欲叛意得無有乘此動吾軍者耶推首惡一人誅之留宿其所衆遂定詔汰三陵奉先卒汰者羣譟府下長卿矯制使還而具言不可汰之故朝廷為止知和州民訴人殺弟長卿察所言無理問其資曰上等也家幾人曰惟此弟爾曰然則汝殺弟也鞫之服郡人神明之提點益州路刑獄歷開封鹽鐵判官江東淮南河北轉運使江淛荆淮發運使歲漕米至八百萬或疑其多長卿曰吾非欲事

羨羸以備饑歲爾議者謂楚水多風波請開盱眙河自淮趣高郵長卿言地阻山回繞役大難就事下都水調工數百萬卒以不可成罷之時又將弛茶禁而收其征召長卿議長卿曰本祖宗榷茶蓋將備二邉之糴且不出都内錢公私以為便今之所行不足助邉糴什一國用耗矣乃條所不便十五事不從改陜西都轉運使踰年知慶州州據險高患無水蓄嘗疏引澗谷汲城中未幾復絶長卿鑿百井皆及泉泥陽有羅川馬嶺上構危

棧下臨不測之淵過者惴恐長卿訪得唐故道闢爲通塗加集賢院學士河東都轉運使拜龍圖閣直學士知定州熙寧元年河北地大震城郭倉庾皆隤長卿盡力繕補神宗知其能轉兵部侍郎留再任明年卒年六十六長卿無文學而長於政事爲能臣性潔廉不以一毫取諸人定州當得園利八十萬悉歸之公既沒詔中使護其喪歸葬

周沆字子真青州益都人第進士知渤海縣歲滿縣人

請留既報可而以親老求監州稅通判鳳翔初置轉運判官沆使江西求葬親改知沂州歷開封府推官湖南蠻唐盤二族寇暴殺居民官軍數不利以沆為轉運使沆言蠻驟勝方驕未易鬬力宜須秋冬進兵且其地險氣毒人驍悍善用鋋盾北軍不能確請選邕宜融三州卒三千人習知山川技藝者徑擣其巢布餘兵絡山足出則獵取之俟其勢窮力屈乃可順撫朝廷用其策二族皆降加直史館知潭州他道兵來戍者率兩期乃代

多死瘴癘沆請以期爲斷戍人便之徙河東轉運使民
盜鑄鐵錢法不能禁沆髙估錢價鑄者以無利自息入
爲度支副使儂智髙亂定仁宗命安撫廣西諭之曰嶺
外地惡非賊所至處毋庸行對曰君命仁也然遠民罹
塗炭當布宣天子德澤遂往遍行郡邑民避寇棄業吏
用常法滿半歲則聽人革佃沆曰是豈與凶年詭征役
者同科奏申其期擢天章閣待制陜西都轉運使改河
北李仲昌建六塔河之議以爲費省而功倍詔沆行視

沆言近計塞商胡本度五百八十萬工用薪芻千六百萬今纔用功一萬薪芻三百萬均一河也而功力不相侔如是葢仲昌先為小計以求興役爾況所規新渠視河廣不能五之一安能容受此役若成河必汎溢齊博濵棣之民其魚矣既而從初議河塞復決如沆言又徙河東轉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召知通進銀臺司判太常寺英宗既即位契丹賀乾元節使至沆館客欲取書柩前使者以非典故不可沆折之曰昔貴國有

喪吾使至柳河即反今聽於几筵達命恩禮厚矣尚何云使者立授書朝廷未知契丹主年沆乘間雜他語以問得其實使者悔之曰今復應兄弟南朝矣進樞密直學士知成德軍俗方棄親事佛沆閲按斥數千人還其家以戸部侍郎致仕卒年六十九

李中師字君錫開封人舉進士陳執中薦為集賢校理提點開封府界境多盜中師立賞格督吏分捕盡得之進秩辭不受乃擢度支判官為淮南轉運使兩浙饑移

淮粟振贍僚屬議勿與中師曰朝廷視民淮浙等爾卒與之徙河東入為度支副使拜天章閣待制陜西都轉運使知澶州河南府召權三司使龍圖閣直學士復為河南前此多大臣居守委事掾幕吏習弛緩中師一以嚴整齊之號為治辦然用法刻深煩碎無大體唯厚結中人初神宗嘗對宰相稱其治狀富弼曰陛下何從知之帝默然中師銜弼沮已及再至弼已老乃籍其戶令出免役錢與富民等又希司農指多取餘視他處為重

洛人怨之朝廷以中師率先推行召為羣牧使乞廢河南北監牧省國費而養馬於民不報後竟行其說民不堪命權發遣開封府卒年六十一有女嫁陳執中子世儒坐夫事誅死

羅拯字道濟祥符人第進士歷官知滎州州介兩江間每江漲輒犯城郭拯作東西二隄除其患遷知秀州為江西轉運判官提點福建刑獄泉州興化軍水壞廬舍拯請勿征海運竹木經一年民居皆復其舊遷轉運使

邵武之光澤不榷酒以課賦民號黃麴錢拯均之他三
邑人以為便改江淮發運副使江淮故無積倉漕船繫
岸下俟糴入乃得行蓋官吏以淮南不受陳粟為逃譴
計拯始請凡米至而不可上供者以廩軍又貯浙西米
於潤倉以時運自是漕增而費省轉為使拯使閩時泉
商黃謹往高麗館之禮賓省其王云自天聖後職貢絕
欲令使與謹俱來至是拯以聞神宗許之遂遣金悌入
貢高麗復通中國自兹始加天章閣待制居職七年徙

知永興軍青潁秦三州卒年六十五拯性和柔不與人校曲直為發運使時與副皮公弼不協公弼徙他道御史劾其貸官錢拯力為辨理錢公輔為諫官嘗論拯短而公輔姻黨多在拯部内往往薦進之或譏以德報怨拯曰同僚不協所見異也諫官所言職也又何怨乎時論服其長者

馬仲甫字子山廬江人太子少保亮之子也舉進士知登封縣轘轅道險阨遂傭民鑿平為坦塗人便其行為

刻石頌美通判趙州知台州為度支判官内侍楊永德
言漕舟淮汴間惟水遞鋪為便詔仲甫偕往訂可否還
言其害十餘條議遂格出為夔路轉運使歳饑盜粟者
當論死仲甫請罪減一等詔須奏裁復言饑羸拘囚比
得報死矣請决而後奏徙使淮南真揚諸州地狭出米
少官糴之多價常踊登濱江米狼戾而農無所售仲甫
請移糴以舒其患兩益於民從之遂繇戶部判官為發
運使自淮陰徑泗上浮長淮風波覆舟歳罹其患仲甫

建議鑿洪澤渠六十里漕者便之拜天章閣待制知瀛州秦州古渭介有唐之南夏人在其北中通一徑小警則路絶仲甫得篳栗城故趾自鷄川砦築堡北抵南谷環數百里為内地詔賜名甘谷堡故時羌人入城貿易皆傚邸仲甫設館處之陽示禮厚實閑之也熙寧初守亳許揚三州糾察在京刑獄知通進銀臺司復為揚州提舉崇禧觀卒

王居卿字壽明登州蓬萊人以進士至知齊州提舉夔

路京東刑獄鹽鐵判官建言商賈轉百貨市塞上者聽以家貲抵於官為給長券至賣所併輸征稅直公私便之出知揚州改京東轉運使青州河貫城中苦泛溢為病居鄉即城立飛梁上設樓櫓下建門以時閉啓人誦其智徙河北路河決曹村居鄉立軟横二埽以遏怒流而不與水爭朝廷賞其功建以為都水法召拜户部副使提舉市易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知秦州太原府卒年六十二居卿俗吏特以言利至從官

孫構字絡先博平人中進士第爲廣濟軍判官歲入圭田粟六百石構止受百石餘以畀學官久之知黎州夷年墨數擾邉用間殺之蜀帥呂公弼上其事擢知眞州凶歲得盜令名捕黨伍悉寘諸法境内爲清遷度支判官夔州部夷梁承秀李光吉王兖尊生獠入寇轉運判官張詵請誅之遂構爲使倍道之官至則遣語州豪社安募千人往襲自督官軍及黔中兵擊其後斬承秀入討二族火其居餘衆保黑崖嶺黔兵從間道夜譟而進

光吉墜崖死兖自縛降以其地建南平軍録功加直昭
文館徙湖北轉運使章惇興南北江蠻事構諭降懿洽
二州納歸附州十四初渡辰溪舟毀而溺得援者僅免
神宗憫之賜帛三百北江酋彭師晏常持向背構知向
水酋彭儒武與有隙檄使攻之師晏降得其下溪州地
五溪皆平進集賢殿脩撰賜三品服交阯入寇拜右諫
議大夫知桂州聲言將掎角擣其巢穴寇聞引去以疾
提舉崇福宫換大中大夫卒年六十四構喜功名勇於

建立西南邊事自此始云

張詵字樞言建州浦城人第進士通判越州民患苦衙前役詵科別人户籍其當役者以差人錢為雇人皆以為便知襄邑縣擢夔路轉運判官録辟土之功加直集賢院改陝西轉運副使名對帝曰朕未識卿每閱章奏獨卿與蔡挺有所論請使人了然尋當以帥事相屬及入辭賜服金紫明年直龍圖閣知秦州前此將吏貪功多從羌地獵射因起邊患詵至申令毋得犯得一人

斬諸境上羣羌感悦遷天章閣待制知熙州董氊遣鬼

章逼岷州詵往討董氊迎戰破之於錯鑿城斬首萬級

元豐初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徙杭州將行復命

權經畧熙河事趣使倍道行時倉卒治戎有司計産調

夫戸至累首民多流亡詵中塗訴其狀乞赦劍外招攜

之不報會靈武師罷乃赴杭道過京師帝訪以西事對

曰彼勢雖弱而我師未銳邊備未飾願以歲月圖功累

官正議大夫卒年七十二詵性孝友廉於財平生不殖

田業既建拓瀘夷地被進用後雖有善言可紀終不逭
清議云
蘇寀字公佐磁州滏陽人擢第調兖州觀察推官受知
於守杜衍為大理詳斷官民有母改嫁而死既葬輒盜
其柩歸祔法當死寀曰子取母祔父豈與發冢取財等
請而生之遷審刑院詳議御史臺推直官知單州提點
梓州益州路刑獄利路轉運使文州歲市羌馬羌轉買
蜀貨猾駔上下物價肆為姦漁寀議置折博務平貨直

以易馬宿弊頓絶入判大理寺為河北淮南成都路轉運使擢侍御史知雜事判刑部使契丹還及半道聞英宗晏駕契丹置宴仍用樂寀謂送者曰兩朝兄弟國家君臣之義吾與君等一也此而可忍孰不可忍遂為之徹樂進度支副使以集賢殿脩撰知鳳翔還糾察在京刑獄又出知潭州廣州累轉給事中知河南府無留訟入知審刑院卒寀長於刑名故屢為法官數以讞議受詔奬焉

馬從先字子野祥符人少盡力於學父當任子推以與其弟由進士累官太常少卿知宿州宿在淮汴間素難治從先取囊博者重坐者厚賞以求盜禁屠牛鑄錢嚴甚大水發廪振流亾全活數十萬代還知壽州以老辭英宗諭遣之曰聞卿治行籍甚壽尤重於宿姑為朕往既至治如曩時由太子賓客轉工部侍郎致仕從先性整嚴雖盛夏不袒跣晚學佛預言其終時年七十六而卒

論曰長卿性務廉潔以能臣稱中師用法刻深以治辦稱雖均爲材吏而優劣自見拯及仲甫俱能爲國興利除害構始開西南邉誅遂拓瀘夷被進用雖有他善而不能追清議至於沆決河議綏遠民折鄰使歴有可稱述者其最優歟

沈遘字文通錢塘人以蔭爲郊社齋郎舉進士廷唱第一大臣謂已官者不得先多士乃以遘爲第二通判江寧府歸奏本治論仁宗曰近獻文者率以詩賦豈若此

十篇之書為可用也除集賢校理預之脩起居注遂知制誥以父扶坐事免求知越州徙杭州為人踈雋博達明於吏治令行禁止民或貧不能葬給以公錢嫁孤女數百人倡優養良家子者奪歸其父母善遇僚寀皆甘樂傾盡為之耳目刺閭巷長短纖悉必知事來立斷禁捕西湖魚鼈故人居湖上蟹夜入其籬間適有客會宿相與食之旦詣府邁迎語曰昨夜食蟹美乎客笑而謝之小民有犯法情稍不善者不問法輕重輒刺為兵姦

猾屏息提點刑獄鞫真卿將按其狀遘為稍弛而刺者復為民嘉祐遺詔至為次於外不飲酒食肉者三十七日名知開封府遷龍圖閣直學士治如在杭州蚤作視事逮午而畢出與親舊還往從容燕笑沛然有餘暇士大夫交稱其能拜翰林學士判流内銓丁母憂英宗閔其去賚黄金百兩仍命扶喪歸蘇州既葬廬墓下服未竟而卒年四十世咨惜之弟遼從弟括

遼字叡達幼挺拔不羣長而好學尚友傲睨一世讀左

氏班固書小篆倣之輒近似廼鉏植縱舍自成一家趣操高爽縹縹然有物外意絕不喜進取用兄任監壽州酒稅吴克使三司薦監内藏庫熙寧初分審官建西院以為主簿時方重此官出則奉使持節遼故受知於王安石安石嘗與詩有風流謝安石蕭灑陶淵明之稱至是當國更張法令遼與之議論寖咈意日益見疎於是坐與其長不相能罷去久之以太常寺奉禮郎監杭州軍資庫轉運使使攝華亭縣他使者適有夙憾思中以

文法因縣民忿爭相牽告辭語連及遂文致其罪下獄引服奪官流永州遭父憂不得釋更赦始徙池州留連江湖間累年益偃蹇傲世既至池得九華秋浦間翫其林泉喜曰使我自擇不過爾耳即築室於齊山之上名曰雲巢好事者多往游遼追悔平生不自貴重悉謝棄少習杜門隱几雖筆硯亦埃塵竟日間作為文章雄奇峭麗尤長於歌詩曽鞏蘇軾黃庭堅皆與唱酬相往來然竟不復起元豐末卒年五十四

括字存中以父任為沭陽主簿縣依沭水乃職方氏所書浸曰沂沭者故跡漫為汙澤括新其二坊疏水為百渠九堰以播節原委得上田七千頃擢進士第編校昭文書籍為館閣校勘刪定三司條例故事三歲郊丘之制有司按籍而行藏其副吏沿以干利壇下張幔距城數里為園囿植采木刻鳥獸綿絡其間將事之夕法駕臨觀御端門陳仗衛以閱嚴警遊幸登賞類非齋祠所宜乘輿一器而百工侍役者六七十輩括考禮沿革為

書曰南郊式即詔令點檢事務執新式從事所省萬計
神宗稱善遷太子中允檢正中書刑房提舉司天監曰
官皆市井庸販法象圖器大抵漫不知括始置渾儀景
表五壺浮漏招衛朴造新歴募天下上太史占書雜用
士人分方技科為五後皆施用加史館檢討淮南饑遣
括察訪發常平錢粟疏溝瀆治廢田以救水患還集賢
校理察訪兩浙農田水利遷太常丞同脩起居注時大
籍民車人未諭縣官意相挻為憂又市易司患蜀鹽之

不禁欲盡實私井而輦觧池鹽給之言者論二事如織

皆不省括侍帝側帝顧曰卿知籍車乎曰知之帝曰何

如對曰敢問欲何用帝曰北邉以馬取勝非車不足以

當之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

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

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帝喜

曰人言無及此者朕當思之遂問蜀鹽事對曰一切實

私井而運觧鹽使一出於官售誠善然患萬戎瀘間夷

界小井尤多不可猝絶也勢須列候加警臣恐得不足償費帝頷之明日二事俱寢擢知制誥兼通進銀臺司自中允至是纔三月為河北西路察訪使先是銀冶轉運司置官收其利括言近寶則國貧其勢必然人衆則囊橐姦偽何以檢頤朝廷歲遺契丹銀數千萬以其非北方所有故重而利之昔日銀城縣銀坊城皆没於彼使其知鑿山之利則中國之幣益輕何賴歲餉鄰釁將自兹始矣時賦近畿戶出馬備邉民以為病括言北地

多馬而人習騎戰猶中國之工彊弩也今舍我之長技
強所不能何以取勝又邉人習兵唯以挽彊定最而未
必能貫革謂宜以射遠入堅為法如是者三十一事詔
皆可之遼蕭禧來理河東黄嵬地留館不肯辭曰必得
請而後反帝遣括往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
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為境今所爭蓋三十里遠表論之
帝以休日開天章閣召對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
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賜括白金千兩使行至

契丹庭契丹相楊益戒來就議括得地訟之籍數十預使吏士誦之益戒有所問則顧吏舉以答他日復問亦如之益戒無以應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為壯曲為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契丹知不可奪遂舍黄嵬而以天池請括乃還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之純龎人情之向背為使契丹圖抄上之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嘗白事丞相府吳充問曰自免役令下民之詆

訾者今未衰也是果於民何如括曰以為不便者特士
大夫與邑居之人習於復除者爾無足恤也獨徹户本
無力役而亦使出錢則為可念若悉弛之使一無所預
則善矣克然其說表行之蔡確論括首鼠乖刺陰害司
農法以集賢院學士知宣州明年復龍圖閣待制知審
官院又出知青州未行改延州至鎮悉以别賜錢為酒
命壓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羣之能者自起酌酒以
勞之邉人驩激執弓傳矢唯恐不得進越歲得徹札超

乘者千餘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地府以副總管种諤
西討援銀宥功加龍圖閣學士朝廷出宿衛之師來戍
賞賚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為衛兵雖重而無歲不戰
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藏敕書而矯制賜緡
錢數萬以驛聞詔報之曰此右府須行之失非卿察事
機必擾軍政自是事不暇請者皆得專之蕃漢將士自
皇城使以降許承制補授諤師次五原值大雪糧餉不
繼殿直劉歸仁率衆南奔士卒二萬人皆潰入塞居民

怖駭括出東郊餞可東歸師得奔者數千問曰副都總管遣汝歸取糧主者為何人曰在後即諭令各歸屯及暮至者八百未旬日潰卒盡還括出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歸仁不能對斬以狥經數日帝使内侍劉惟簡來詰叛者具以對大將景思誼曲珍拔夏人磨崖葭蘆浮圖城括議築石堡以臨西夏而給事中徐禧來禧欲先城永樂詔禧護諸將往築令括移府並塞以濟軍用已而禧敗没括以夏人襲綏德先往

救之不能援永樂坐謫均州團練副使元祐初徙秀州繼以光禄少卿分司居潤八年卒年六十五括博學善文於天文方志律歷音樂醫藥卜算無所不通皆有所論著又紀平日與賓客言者為筆談多載朝廷故實耆舊出處傳於世

李大臨字才元成都華陽人登進士第為絳州推官杜衍安撫河東薦為國子監直講睦親宅講書文彦博薦為祕閣校理考試舉人誤收失聲韻者責監滁州税未

幾還故職仁宗嘗遣使賜館閣官御書至大臨家大臨
貧無皂隷方自秣馬使者還奏帝曰真廉士也以親老
請知廣安軍徙卭州還為羣牧判官開封府推官神宗
雅知其名擢脩起居注進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言青
苗法有害無益王安石怒會李定除御史宋敏求蘇頌
相繼封還詞命次至大臨大臨亦還之帝批去歲詔書
臺官不拘官職奏舉後未審更制也頌大臨合言故事
臺官必以員外郎博士近制但不限此非謂選人亦許

之也定以初等職官超朝籍躐憲臺國朝未有倖門一
開名器有限安得人人滿其意哉復詔諭數四頌大臨
故爭不已乃以累格詔命皆歸班大臨以工部郎中出
知汝州辰溪貢丹砂道葉縣其二篋化為雙雉鬬山谷
間耕者獲之人疑為盜械送於府大臨識其異訊得實
釋耕者徙知梓州加集賢殿脩撰復天章閣待制甫七
十致仕七年而卒大臨清整有守論議識大體因爭李
定後名益重世并宋敏求蘇頌稱為熙寧三舍人云

呂夏卿字縉叔泉州晉江人舉進士為江寧尉編脩唐書成直秘閣同知禮院仁宗選任大臣求治道夏卿陳時務五事且言天下之勢不能常安當於未然之前救其弊事至而圖之恐無及已朝廷頗采其策英宗世歷史館檢討同脩起居注知制誥帝嘗訪以政對曰兩朝不惜金帛以和二邊脫民鋒鏑之禍古未有也願勿失前好出知潁州得奇疾身體日縮卒時纔如小兒年五十三夏卿學長於史貫穿唐事博采傳記雜說數百家

折東整比又通譜學創為世系諸表於新唐書最有功
云
祖無擇字擇之上蔡人進士高第歴知南康軍海州提
點淮南廣東刑獄廣南轉運使入直集賢院時封孔子
後為文宣公無擇言前代所封曰宗聖曰奉聖曰崇聖
曰恭聖曰褒聖唐開元中尊孔子為文宣王遂以祖謚
而加後嗣非禮也於是下近臣議改為衍聖公出知袁
州自慶歴詔天下立學十年間其敝徒文具無命教之

實無擇首建學官置生徒郡國弦誦之風由此始盛同
脩起居注知制誥加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進學
士知鄭杭二州神宗立知通進銀臺司初詞臣作誥命
許受潤筆物王安石與無擇同知制誥安石辭一家所
饋不獲義不欲取置諸院梁上安石憂去無擇用為公
費安石聞而惡之熙寧初安石得政乃諷監司求無擇
罪知明州苗振以貪聞御史王子韶使兩浙廉其狀事
連無擇子韶小人也請遣内侍自京師逮赴秀州獄蘇

須言無擇列侍從不當與故吏對曲直御史張戩亦救之皆不聽及獄成無貪狀但得其貸官錢接部民坐及乘船過制而已遂謫忠正軍節度副使安石猶為帝言陛下遣一御史出即得無擇罪乃知朝廷於事但不為未有為之而無効者尋復光禄卿秘書監集賢院學士主管西京御史臺移知信陽軍卒無擇為人好義篤於師友少從孫明復學經術又從穆脩為文章兩人死力求其遺文彚次之傳於世以言語政事為時名卿用小

累鍜鍊放棄訖不復振士論惜之

論曰沈遘以文學致身而長於治才沈括博物洽聞貫乎幽深措諸政事又極開敏吕夏卿號稱史才尤精譜牒之學宋之縉紳士各精其能學不苟且故能然也李大臨官居繳駁克舉其職祖無擇治郡所至能脩校官是皆班班可紀者然大臨以論李定紲無擇以忤安石廢棄終身即是亦足以知二人之賢矣

程師孟字公闢吳人進士甲科累知南康軍楚州提點

夔路刑獄瀘戎數犯渝州邉使者治所在萬州相去遠有警率浹日乃至師孟奏徙於渝夔部無常平粟建請置倉適凶歲振民不足即矯發他儲不俟報吏懼白不可師孟曰必俟報餓者盡死矣竟發之徙河東路晉地多土山旁接川谷春夏大雨水濁如黄河俗謂之天河可溉灌師孟出錢開渠築堰淤良田萬八千頃裒其事為水利圖經頒之州縣為度支判官知洪州積石為江隄浚章溝揭北牐以節水升降後無水患判三司都磨

勘司接伴契丹使蕭惟輔曰白溝之地當兩屬今南朝植柳數里而以北人漁界河為罪豈理也哉師孟曰兩朝當守誓約涿郡有案牘可覆視君舍文書勝口說遽欲生事耶惟輔愧謝出為江西轉運使盜發袁州州吏為耳目久不獲師孟械吏數輩送獄盜即成擒加直昭文館知福州築子城建學舍治行最東南徙廣州州城為儂寇所毀他日有警民駭竄方伯相踵至皆言土疏惡不可築師孟在廣六年作西城及交阯陷邕管聞廣

守備固不敢東時師孟已名還朝廷念前功以為給事
中集賢殿脩撰判都水監賀契丹生辰至涿州契丹命
席迎者正南向涿州官西向宋使介東向師孟曰是卑
我也不就列自日昃爭至暮從者失色師孟辭氣益厲
叱儐者易之於是更與迎者東西向明日涿人餞於郊
疾馳過不顧涿人移雄州以為言坐罷歸班復起知越
州青州遂致仕以光祿大夫卒年七十八師孟累領劇
鎮為政簡而嚴罪非死者不以屬吏發隱擿伏如神得

豪惡不逞跌宕者必痛懲艾之至勦絶乃已所部肅然

洪福廣越為立生祠

張問字昌言襄陽人也進士起家通判大名府羣牧地在魏歲久冒入於民有司按舊籍括之地數易主券不明吏茍趣辦持詔書奪人田至毀室廬發邱墓問至則曰是豈朝廷意耶其上以聞仁宗諭大臣曰吏用心悉如問何患赤子之不安也立罷之擢提點河北刑獄大河決議築小吴問言曹村小吴南北相直而曹村當水

衝賴小吳隄薄水溢北出故南隄無患若築小吳則左壃而右傷南岸且決水並京畿為害獨可於孫陳兩埽間起隄以備之耳詔付水官議久不決小吳卒潰徙江東淮南轉運使加直集賢院戶部判官復為河北轉運使所部地震河再決議者欲調京東民三十萬自澶築隄抵乾寧問言隄未能為益災傷之餘力役勞民非計也神宗從之問十年不奏考課詔特遷其官入為度支副使拜集賢殿脩撰河東轉運使坐誤軍須貶知光化

軍未幾復使河北諸葛公權之亂郡縣株蔓連逮至數百千人問上疏申理止誅首惡熙寧末知滄州自新法行問獨不阿時好歲饑為帝言民苟免常平助役之苦反以得流亾為幸語切直驚人元豐定官制王安禮薦問可任六曹侍郎帝以其好異論不用歷知河陽潞州元祐初為秘書監給事中累官正議大夫卒年七十五問處已廉潔嘗仕鄜延幕府與种世衡善父喪世衡遺汝州田十頃辭弗受使歸未至而世衡卒其子古用父

治命亦不納田蕪穢者三十年後汝守請以給學朝廷
命反諸种氏熙寧時有陳舜俞樂京劉蒙亦以役法廢
黜
舜俞字令舉湖州烏程人博學強記舉進士又舉制科
第一熙寧三年以屯田員外郎知山陰縣詔俟代還試
館職舜俞辭曰爵禄名器砥礪多士宜示以至神為可
要期如付劑契繳中書帖上之青苗法行舜俞不奉令
上疏自劾曰民間出舉財物取息重止一倍約償緡錢

而穀粟布縷魚鹽薪蔌耰鉏釜錡之屬得雜取之朝廷
募民貸取有司約中熟為價而必償緡錢欲如私家雜
償他物不可得故愚民多至賣田宅質妻孥有識者老
戒其鄉黨子弟未嘗不以貰貸為苦祖宗著令以財物
相出舉任從書契官不為理其保全元元之意深遠如
此今誘之以便利督之以威刑方之舊法異矣詔謂振
民之絶而抑兼并然使十戶為甲浮浪無根者毋得給
俵則乏絶者已不蒙其惠此法終行愈為兼并地爾何

以言之天下之有常平非能人人計口受餉但權穀價貴賤之柄使積貯者不得深藏以邀利爾今散為青苗唯恐不盡萬一饑饉荐至必有乘時貴糴者未知將何法以制之官制既放錢取息富室藏鏹坐待鄰里逋欠之時田宅妻孥隨欲而得是豈不為兼并利哉雖分為夏秋二科而秋放之月與夏斂之期等夏放之月與秋斂之期等不過展轉計息以給為納使吾民終身以及世世每歲兩輸息錢無有窮已是別為一賦以敝海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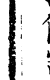
非王道之舉也奏上責監南康軍鹽酒税五年而卒舜
俞始嘗棄官歸居秀之白牛村自號白牛居士已而復
出遂貶死蘇軾為文哭之稱其學術才能兼百人之器
慨然將以身任天下之事而人之所以周旋委曲輔成
其天者不至一斥不復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深悲之云
京荆南人為布衣時鄉里稱其行義事母至孝妻張氏
家絶挾女弟自隨京未嘗見其面妻死京寢食於外為
嫁之嘉祐初詔訪遺逸以薦聞得校書郎為湖陽赤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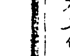
二縣令神宗求言京上疏以畏天保民為請知長葛縣
助役法行京白提舉常平官言不便使之條析又不報
且不肯治縣事自列丐去提舉官劾之詔奪著作佐郎
經十年乃復官監黄州酒稅以承議郎致仕元祐初召
赴闕不至終於家
蒙字子明渤海人恥為詞賦不肯舉進士習茂才異等
又不欲自售都轉運使劉庠舉遺逸名試第一知湖陽
縣常平使者名會諸縣令議免役法蒙為不便不肯與

議退而條上其害即投劾去亦奪官歸鄉教授養親講
學從游甚衆元豐二年卒纔年四十門人朋友誄其行
號曰正思先生元祐初賜其家帛五十匹
苗時中字子居其先自壺關徙宿州以䕃主寧陵簿邑
有古河久堙請開導以溉田爲利甚博人謂之苗公河
調潞州司法參軍郡守欲入一囚於死執不可守怒責
甚峻時中曰寧歸田里法不可奪守悟而聽之熙寧中
以司農丞使梓州路密薦能吏十人後皆進用人卒莫

之知交人犯邕擢廣西轉運副使師討交人罪次富良江久不進時中曰師無進討意賊必從間道來乘我不備冀萬一之勝勢窮然後降耳密備之既而果從上流來戰敗始納款徙梓州轉運副使韓存寶討蠻乞弟逗遛不行時中曰師老矣將士暴露非計之善者存寶不聽卒坐誅林廣代存寶乞弟既降復逸去將士相視失色及暮刁斗不鳴時中問廣廣曰既失賊故縱兵追之不暇恤爾時中曰天子以十萬衆相付豈以一死為勇



耶今入異境變且不測廣悟亟止追者整軍以進會得
詔班師軍行時中以糧道遠創爲攢運法食以不乏遷
兩階爲發運副使河東轉運使加直龍圖閣知桂州進
寶文閣待制至户部侍郎卒
韓贄字獻臣齊州長山人登進士第至殿中侍御史坐
微累黜監江州税道除知睦州復爲侍御史荆湖災出
持節安撫湘中自馬氏擅國計丁輸米身死産竭不得
免贄奏除之改知諫院進天章閣待制宰相梁適以私

容姦狄青起卒伍位樞密内侍王守忠遷官不次皆舉劾無所諱出知滄瀛二州遷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河決商胡而北議者欲復之役將興贄言北流既安定驟更之未必能成功不若開魏金隄使分注故道支為兩河或可紓水患詔遣使相視如其策才役三千人幾月而畢入判都水監權開封府政簡而治知河南府建永厚陵費省而不擾神宗稱之還知審刑院糾察在京刑獄知徐州以吏部侍郎致仕贄性行淑均平居

自奉至約推所得禄賜買田贍族黨賴以活者殆百數
退休十五年謝絶人事讀書賦詩以自娱年八十五卒
楚建中字正叔洛陽人第進士知滎河縣民苦鹽稅不
平建中約田多寡以為輕重主管鄜延經畧機宜文字
夏人來正土疆往莅其事衆暴至兩騎傳矢引滿向之
建中披腹使射曰吾不憚死騎即去衆服其量元昊歸
款建中白府請築安定黑水八堡以控東道夏人果來
闚有備不敢入累遷提點京東刑獄鹽鐵判官昭陵建

命裁定調度省數十萬計歷䕫路淮南京西轉運使進度支副使神宗用事西鄙以建中嘗為邉臣所薦名欲用之言不合旨出知滄州久之為天章閣待制陜西都轉運使知慶州江寧成徳軍以正議大夫致仕元祐初文彦博薦為戸部侍郎不拜卒年八十一

張頡字仲舉其先金陵人徙鼎州桃源第進士調江陵推官歲旱饑朝廷遣使安撫頡條獻十事活數萬人知益陽縣縣接梅山溪峒多蠻獠出沒頡按禁地約束名

猺人耕墾上其事不報累遷開封府判官提點江西刑
獄廣東轉運使熙寧中章惇取南江地建沅懿等州克
梅山與楊光僭為敵頡居憂於邕移書朝貴言南江殺
戮過甚無辜者十八九浮屍蔽江民不食魚者數月惇
疾其説欲分功啖之乃言曰頡昔令益陽首建梅山之
議今日成功權輿於頡詔賜絹三百匹尋擢江淮制置
發運副使改知荆南復徙廣西轉運使時建廣源為順
州將城之頡謂無益朝廷從其議坐捽罵叅軍沈竦罷

歸未幾以直集賢院知齊滄二州進直龍圖閣知桂州入覲帝首言卿鄉者論順州不可守信然時有獻言者謂海南黎人陳被蓋五洞酋領異時盛强且為中國患今請出兵自効宜有以撫納之命頡處其事頡使一介往呼之出補以牙校喜而去詔問何賞之薄對曰荒徼蠻蜑無他覬得是足矣尋罷兵海外訖無事久之轉運使馬默劾其經理宜州蠻事失宜罷職知均州哲宗立還故職知鳳翔廣州名為戶部侍郎頡所歷以嚴致理

而深文狡獪右司諫蘇轍論其九罪執政以頡雖無德
而才可用不報踰年以寶文閣待制出為河北都轉運
使徙知瀛州湖北溪猺畔朝廷託頡素望復徙知荊南
至都門暴卒
盧革字仲辛湖州德清人少舉童子知杭州馬亮見所
為詩嗟異之秋貢士密戒主司勿遺革革聞語人曰以
私得薦吾恥之去弗就後二年遂首選至登第年才十
六慶歷中知龔州蠻入寇桂管騷動革經畫軍須先事

而集移書安撫使杜杞請治諸郡城及易長吏之不才者又言嶺外小郡合四五不當中州一大縣無城池甲兵之備將為賊困宜度遠近并省之後儂智高來九郡相繼不守皆如革慮知嫈泉二州提點廣東刑獄福建湖南轉運使復請外神宗謂宰相曰革廉退如是宜與嘉郡遂為宣州以光禄卿致仕用子秉恩轉通議大夫退居於吳十五年秉為發運使得請歲一歸覲後帥渭乞解官終養帝數賜詔慰勉時以為榮卒年八十二

秉字仲甫未冠胥偶譽嘗謁蔣堂坐池亭堂曰亭沼粗適恨林木未就爾秉曰亭沼如爵位時來或有之林木非培植根株弗成大似士大夫立名節也堂賞味其言曰吾子必為佳器中進士甲科調吉州推官青州掌書記知開封府倉曹叅軍淳湛州縣二十年人無知者王安石得其壁間詩識其靜退方置條例司預選中奉使淮浙治鹽法與薛向究索利病出本錢業鬻海之民戒不得私鬻還奏遂為定制檢正吏房公事提點兩浙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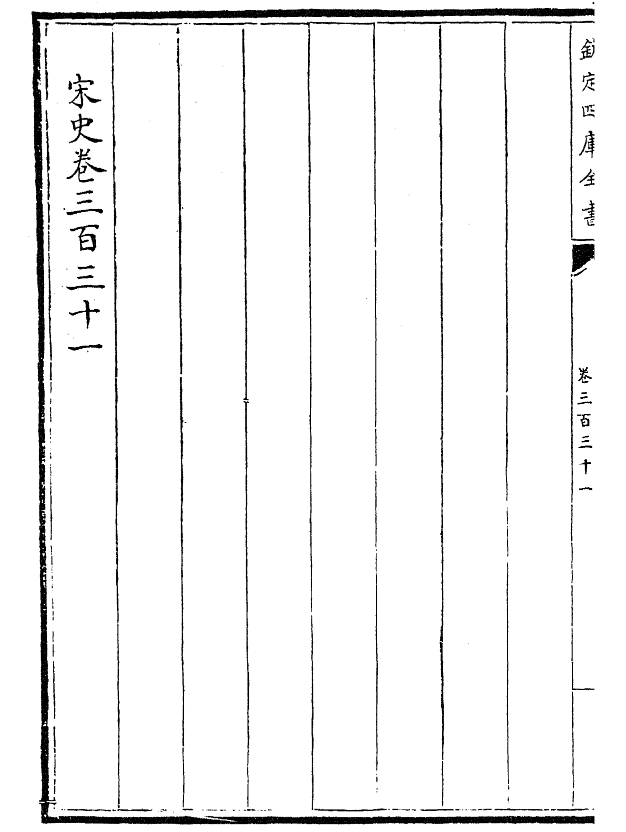
東刑獄顒提舉鹽事持法苛嚴追胥連保罪及妻孥一歲中犯者以千萬數進制置發運副使東南饑詔損上供米價以糴秉言價雖賤貧者終艱得錢請但償糴本而以其餘振贍是歲上計神宗問曰聞滁和民捕蝗充食有諸對曰有之民饑甚殍死相枕籍帝惻然曰前此獨趙抃為朕言之耳先是發運使多獻餘羨以希恩寵秉言職在董督六路財賦以時上之安得羨今稱羨者率正數也請自是罷獻獨以七十萬緡償三司逋加集

賢殿脩撰知渭州五路大出西討唯涇原有功進寳文閣待制夏境胡盧川距塞二百里恃險遠不設備秉遣將姚麟彭孫襲擊之俘斬萬計遷龍圖閣直學士夏酋仁多嵬丁舉國入寇犯熙河定西城秉治兵瓦亭分兩將駐静邊砦指夏人來路曰吾遲明坐待捷報矣及明果至見宋師驚曰天降也縱擊之皆奔潰或言嵬丁已死有識其衣服者諸將請以聞秉曰幕府上功患不實吾敢以疑似成欺乎他日物色之嵬丁果死詔褒賜服

馬金幣且使上所獲器甲秉守邉久表乞革年老乞歸移知湖州行三驛復詔還渭慰藉優渥革聞亦以義止其議已而革疾亟乃得歸元祐中知荆南劉安世論其行鹽法虐民降待制提舉洞霄宫卒

論曰宋室之人才亦盛矣青苗法始行滿朝耆壽故臣法家拂士引古今通誼盡力爭之而不能止往往多自引去及數年之後憲命既成天下亦莫如之何已而問守遠郡尚能懇懇為民有言舜俞京蒙俱以區區一縣

令力抗部使者視稾其官如敝屣類非畏威懷禄者能之師孟活饑羸興水利擿姦誅惡所歴可稱逮使契丹正坐席禮毅然不少屈時中止林廣縱兵追蠻深違兵家之變贇居諫省舉劾無所避允有直臣之風建中雅量郤敵辯嚴氣正尤為奇偉頡雖有才而深文狡獪豈其天性然革始終廉退秉不免於阿徇時好行鹽法以虐民父子之習相遠哉



宋史卷三百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六十　史部

宋史卷三百三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九十一

滕元發　李師中　陸詵子師閔　趙卨

孫路　游師雄　穆衍

滕元發初名甫字元發以避高魯王諱改字為名而字達道東陽人將生之夕母夢虎行月中墮其室性豪雋

慷慨不拘小節九歲能賦詩范仲淹見而奇之舉進士
廷試第三因聲韻不中程罷再舉復第三授大理評事
通判湖州孫沔守杭見而異之曰奇才也後當為賢將
授以治劇守邊之畧召試為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鹽
鐵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英宗書其姓名藏禁中未及
用神宗即位名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
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神宗曰卿知君子小
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辟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

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神宗以為名言太息久之進知制誥知諫院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班為跋扈神宗以問元發元發曰宰相固有罪然以為跋扈則臣以為欺天陷人矣拜御史中丞种諤擅築綏州且與薛向發諸路兵環慶保安皆出剽掠夏人誘殺將官楊定元發上疏極言諒祚已納款不當失信邊隙一開兵連民疲必為內憂又中書樞密制邊事多不合中書賞戰功而樞密降約束樞密

詰修堡而中書降褒詔元發言戰守大事也而異同如是願敕二府必同而後下宰相以其子判鼓院諫官謂不可神宗曰鼓院傳達而已何與於事元發曰人有訴宰相使其子達之可乎神宗悟為罷之京師郡國地震元發上疏指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悅出知秦州神宗曰秦州非朕意也留不遣館伴契丹使楊興公開懷與之語興公感動將去泣之而别河北地大震命元發為安撫使時城舍多圮吏民懼壓皆幄寢茇舍元發獨處屋

下曰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痊死食饑除田租修隄
障寮貪殘督盜賊北道遂安除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民
王頡有金為隣婦所隱閱數尹不獲直頡憤而致傴扶
杖訴于庭元發一問得實反其金頡投杖仰謝失傴所
在夏國主秉常被簒元發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
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為患今
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
無及請擇立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

而定百年之計也神宗竒其策然不果用元發在神宗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神宗知其誠藎事無巨細人無親疎輒皆問之元發隨事觧答不少嬴隱王安石方立新法天下訩訩然元發有言神宗信之也因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鄆州徙定州初入郡言新法之害且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既為郡乃親見之歲旱求言又疏奏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詔應熙寜三年以求所行有不便者悉罷之則

民心悅而大意解矣皆不聽歷青州應天府齊鄧二州
會婦黨李逢為逆或因以擠之黜為池州州未行改安州
流落且十歲猶以前過貶居筠州或以為復有後命元
發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遂上章
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即墨何罪毁言日聞神
宗覽之惻然即以為湖州哲宗登位徙蘇揚二州除龍
圖閣直學士復知鄆州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
年不決者元發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

為學田遂絶其訟時淮南京東饑元發處流民且至將
蒸為癘疫先度城外廢營地召諭富室使出力為席屋
一夕成二千五百間井竈器用皆具民至如歸所全活
五萬徙真定又徙太原元發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號稱
名帥河東十二將其八以備西邊分半番休元發至之
八月邊遽來告請八將皆防秋元發曰夏若併兵犯我
雖八將不敵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卒遣更休防秋將懼
扣閤爭之元發指其頸曰吾已舍此矣頭可斬兵不可

出是歲塞上無風塵警詔以四砦賜夏人葭蘆在河東元發請先畫境而後棄且曰取城易棄城難命部將訾虎領兵護遏夏不敢近夏既得砦又欲以綏德城為說畫境出二十里外元發曰是一舉而失百里必不可九上章爭之以老力求淮南乃為龍圖閣學士復知揚州未至而卒年七十一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謚曰章敏

李師中字誠之楚丘人年十五上封事言時政父緯為涇原都監夏人十餘萬犯鎮戎緯帥兵出戰而帥司所

遣别將郭志高逗遛不進諸將以衆寡不敵不敢復出緯坐責降師中詰宰相辯父無罪時呂夷簡為相詰問不屈夷簡怒以為非布衣所宜言對曰師中所言父事也由是知名舉進士鄜延龐籍辟知洛川縣民有罪妨其農時者必遣歸令農隙自詣吏令當下者榜于民或召父老諭之租税皆先期而集民負官茶直十萬緡追繫甚衆師中為脱桎梏語之曰公錢無不償之理寛與汝期可乎皆感泣聽命乃令鄉置一匱籍其名許日輸

所負一錢以上輙投之書簿而去比終歲逋者盡足官移諸郡粟於邉已而反之盛冬大雪勞且費至賤售予兼并家師中令過縣願輸者聽躬坐庾門執契以須數日得萬斛使下其法於他縣嘗出鄉亭見戎人雜耕皆兵興時入中國人藉其力往往結為婚姻久而不歸師中言若輩不可雜處言之經略使并索旁郡者徙諸絶塞罷籍為樞密副使薦其才召對轉太子中允知敷政縣權主管經略司文字夏人以歲賜緩移邉曰願勿逭

歲暮詔吏報許師中更牒曰如故事樞密院劾為擅改
制書師中曰所改者郡牒耳非制也朝廷是之薄其過
提點廣西刑獄桂州靈渠故通漕歲久石窒舟滯師中
即焚石鑿而通之邕管有馬軍五百馬不能夏多死師
中謂地皆險阻無所事騎奏罷之士人補攝官銓授無
法權在吏悉記其名使待除于家初邕州蕭注宜州張
師正謀啓邊釁注欲以所管蠻峒酋豪往討交阯云不
用朝廷兵食詔下經略使蕭固轉運使宋咸二人為注

所餌合詞稱便而師中至諂以注奏付之師中邀注來難之曰君以酋豪伐交阯能保必勝乎曰不能師中曰既不能保必勝脫有敗衂奈何注知不可遂罷議會蠻猺申紹泰入追亾者害巡檢宋士堯注又張皇爲駭奏仁宗為之旰食師中言無足憂因劾注邀功生事𢗵歛失衆心卒致將率敗覆按法當斬於是注責泰州安置并按固咸皆坐貶師中攝帥事交阯糴兵於邊聲言將入寇師中方宴客飲酒自若草六榜揭境上披以其情

得不敢動即日貢方物紹泰懼委巢穴遁去儂智高子宗旦保火峒衆無所屬前將規討以幸賞遂固守師中檄諭禍福立率其族以地降邉人化其德多畫象立祠以事稱為桂州李大夫不敢名還知濟兖二州濟水堙塞久師中訪故道自兖城西南啓鑿之功未半而去遷直史館知鳳翔府种諤取綏州師中言西夏方入貢叛狀未明恐彼得以藉口徒啓其釁端也鄜延路覘知西夏駐兵綏銀州檄諸路當牽制師中疏論牽制之害時

諸將皆請行師中曰不出兵罪獨在帥非諸將憂也既
而此舉卒罷熙寧初拜天章閣待制河東都轉運使西
人入寇以師中知秦州詔賜以班超傳師中亦以持重
總大體自處前此多屯重兵於境寇至則戰嬰其鋭鋒
而內無以遏其入師中簡善守者列塞上而使善戰者
中居令諸城曰即寇至堅壁固守須其去出戰士尾襲
之約束既熟常以取勝王韶築渭涇上下兩城屯兵以
脅武勝軍撫納洮河諸部下師中議遂言今修築必廣

發兵大張聲勢及令蕃部納土招弓箭手恐西蕃及洮河武勝軍部族生疑今不若先招撫青唐武勝及洮河諸族則西蕃族必乞修城砦因其所欲量發兵築城堡以示斷絶夏人鈔略之患部人必歸心唐於西域每得地則建為州其後皆陷失以清水為界大抵根本之計未實腹心之患未除而勤遠略貪土地者未有不如此者詔師中罷師事韶又請置市易募人耕緣邊曠土師中奏阻其謀王安石方主韶坐以奏報反覆罪削職知

舒州徙洪登齊復待制知瀛州又乞名司馬光蘇軾等
置左右師中言時政得失又自稱薦曰天生微臣蓋爲
聖世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呂惠卿救其語以爲罔上
遂貶和州團練副使安置還右司郎中卒年六十六師
中始事州縣邸狀報包拯叅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
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爲今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
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斯人也後二十年言乃信其志
尚甚高每進見多陳天人之際君臣大節請以進賢退

不肖為宰相考課法在官不貴威罰務以信服人至明而恕去之日民擁道遮泣馬不得行杜衍范仲淹富弼皆薦其有王佐才然好為大言以故不容于時而屢黜氣未嘗少衰

陸詵字介夫餘杭人進士起家簽書北京判官貝州亂給事不乏興賊平又條治其獄無濫者加集賢校理通判秦州范祥城古渭詵主餽餉具言非中國所恃而勞師屯戍且生事既而諸羌果怨爭塞下大擾經二歲乃

定判太常禮院吏部南曹提點開封縣鎮咸平龍騎軍
皆故羣盗牢廩不時得敺泣給官還營不自安大校柴
元熵使亂詔詵往視許元以不死命取始禍者自贖衆
皆帖然提點陝西刑獄時鑄錢法壞議者欲變大錢當
一詵言民間素重小銅錢而賤大鐵錢他日以一當三
猶輕之今減令均直大錢必廢請以一當二則公私所
損亾幾而商賈可以通行兼盗鑄者計其直無贏將必
自止從之徙詵南北轉運使直集英院進集賢殿修撰

知貴州奏言邕去桂十八驛異時經畧使未嘗行飭武
備臣願得一往使羣蠻知省大將號令因以聲震南交
詔可自儂猺定後交人浸驕守帥嘗姑息詵至部其使
者黎順宗來偃蹇如故態詵絀其禮召問折諭導以所
當為懾伏而去詵遂至邕州集左右江四十五峒首詣
麾下閱簡工丁五萬補置將吏更鑄印給之軍聲益張
交人滋益恭遣使入貢召為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命張
田代之英宗戒以毋得改詵法道除知延州趣入覲帝

勞之曰卿在嶺外施設無不當者鄜延最當敵要今將何先對曰邊事難以踰度未審陛下欲安靜也將威之也帝曰大抵邊陲當安靜昨王素為朕言惟朝廷與帥臣意如此至如諸將無不貪功生事者卿謂何如詵曰素言是也諒祚寇慶州以敗還聲言益發人騎且出嫚辭復攻圍大順城詵謂由積習致然不稍加折誚則國威不立乃留止請時服使者及歲賜而移宥州問故帝喜曰固知詵能辦此諒祚聞之大沮盤旋不敢入乃報

言邉吏擅興兵今誅之矣朝廷遣何次公持詔書諭告詵以為未可明年又乞留賜冬服及大行遺留二使而自以帥牒告之故諒祚始因詵謝罪共貢職銀州監軍嵬名山與其國隙扣青澗城主种諤求内附諤以狀聞遂欲因取河南地詵曰數萬之衆納土容可受若但以衆來情偽未可知且安所置之戒諤毋妄動諤持之力詔詵召諤問狀與轉運使薛向議撫納詵向言名山誠能據横山以扞敵我以刺史世封之使自為守故為中

國之利今無益我而輕啓西釁非計也乃共畫三策令幕府張穆之入奏而穆之陰受向指詭言必可成神宗意詵不協力徙知秦鳳諤遂發兵取綏州詵欲理諤不稟節制之狀未及而徙詵馳見帝請棄綏州而上諤罪帝愈不懌罷知晉州既諤抵罪向穆之皆坐貶以詵知真定改龍圖閣學士知成都青苗法出詵言蜀峽力耕火種民常不足今省稅科折已重其民輕侈不為儲積脫歲儉不能償逋適陷之死地願罷四路使者詔獨置

成都府一路熙寧三年卒年五十九子師閔

師閔以父任為官熙寧末李稷提舉成都路茶場辟幹當公事不三年提舉本路常平遂居稷職在蜀茶額三十萬稷既增而五之師閔又衍為百萬稷死師閔訟其前功乞賜之土田詔賜稷十頃進師閔都大提舉成都永興路榷茶位視轉運使又兼買馬監牧事權震川建請無不遂志所行職事他司莫預聞茶禍既被於秦蜀又欲延荊楚兩河神宗不許元祐初用御史中丞劉摯



言遣黄廉入蜀訪察右司諫蘇轍論其六害謂李稷引
師閔共事增額置塲以金銀貨拘民間物折博賤取而
貴出之其害過於市易自法始行至今四變利益深民
益困立法之虐未有甚於此者廉奏至如轍所陳乃貶
師閔主管東嶽廟久之起知蘄州會復置常平官李清
臣在中書即以師閔使河北尋加直秘閣復領秦蜀茶
事於是一切如初又使掾屬詰闕奏劵馬事安燾韓忠
彦議頗異獨曽布以為然曰但行之一年而以較綱馬

利害即可見矣師閔遂請令蕃漢商人願持馬受券者於熙秦兩路印驗價給之而請直於太僕若此券盛行則買馬塲可罷既用其策明年太僕會綱馬之籍死者至什二而券馬所損纔百分一詔奬之賜以金帛改陝西轉運使加集賢殿修撰知秦州諸道方進築被爵賞師閔在秦無所事怏怏不釋曾布議使督本部兵赴熙河共攻師閔承命踊躍集兵四萬以待而章惇陰諷熙帥鍾傳先出塞敕師閔聽傳節制築淺井又築乩囉皆

不成而還傳更檄會兵於顛耳關未至復卻秦鳳之師再出再返勞且弊言者乞加責不聽旋進寶文閣待制召為戶部侍郎未及拜坐秦州詐增首虜事落職知鄞未幾還之歷河南永興軍延安府卒

趙卨字公才邛州依政人第進士為汾州司法參軍郭逵宣撫陝西辟掌機宜文字种諤擅納綏州降人數萬朝廷以其生事議誅諤反故地歸降人以解仇釋兵卨上疏曰諤無名興舉死有餘責若將改而還之彼能聽

順而亾絶約之心乎不若諭以彼衆餓莩投死中國邉臣雖擅納實無所利特以往年俘我蘇立景詢輩爾可遣詢等來與降人交歸各遵紀律而疆塲寧矣如其蔽而不遣則我留横山之衆未為失也又徙延帥郿延為逹移書執政請存綏州以張兵勢先規度大理河川建堡砦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若棄綏不守則無以安新附之衆援种世衡招蕃兵部敵屯青澗城故事朝廷從之活降人數萬為東路捍蔽熙寧初夏人誘殺

知保安軍楊定等既而以李崇貴韓道喜來獻且請和
朝廷欲官其任事之酋鑴歲賜以為俸給因使納塞門
安遠二砦而還綏州髙言綏實形勢之地宜增廣邉障
乃無窮之利若存綏以觀其變計之得也神宗召問狀
對曰綏之存亡皆不免用兵降二萬人入吾肝脾釁隙
已深不可亡備神宗然之除集賢校理夏人犯環慶後
復來賀正髙請邉吏離其心腹因以招横山之衆此不
戰而屈人兵也遷提點陝西刑獄韓絳宣撫陝西河東

兵西討禼爲綘言大兵過山界皆砂磧乏善水草又亡險隘可以控扼今切危之若乘兵威招誘山界人戶處之生地當先經畫山界控扼之地然後招降不爾勞師遠攻未見其利綘欲取横山納种諤之策遂城囉兀以禼權宣撫判官諤趣河東兵會銀川規以後期斬將禼白綘令諤自往中路迎東兵諤懼違節制乃不敢逞加直龍圖閣知延州夏人屢欲款塞每以虛聲揺邉詔問方畧禼審計形勢爲破敵之策以獻遣裨將曲珍呂真

以兵千人分廵東西路夏人方以四萬衆自間道欲取綏道遇珍皇駭亟戰真繼至夏衆敗走夏自失綏意未能已禼揣知其情奏言夏使請和必欲畫綏界願聽本路經畧司分畫歲賜則俟通和之日復焉明年遂用禼策以綏為綏德城初鄜延地皆荒瘠占田者不出租賦倚為藩蔽實元用兵後凋耗殆盡其曠土為諸酋所有禼因招問曰往時汝族戶若干今皆安在對大兵之後死亡流散其所存止此禼曰其地存乎酋無以對禼曰

聽汝自募丁家使占田充兵若何吾所得者人爾田則吾不問也諸酋皆感服歸募悉補匚籍又檢括境内公私閒田得七千五百餘頃募騎兵萬七千𥬇以異時蕃兵提空簿漫不可攷因議涅其手屬歲饑𥬇分蕃兵願刺手者貸常平穀一斛於是人人願刺因訓練以時精鋭過於正兵神宗聞而嘉之擢天章閣待制交阯叛詔為安南行營經畧招討使總九將軍討之以中官李憲為貳𥬇與議不合請罷憲神宗問可代者𥬇以郭逵老

邉事願為裨贊於是以逵為宣撫使卨副之逵至輒與
卨異卨欲乘兵形未動先撫輯兩江峒丁擇壯勇啖以
利使招徠攜貳隳其腹心然後以大兵繼之逵不聽卨
又欲使人齎敕榜入賊中招納又不聽遂令燕達先破
廣源復還永平卨以為廣源間道距交州十二驛趣利
掩擊出其不意川途並進三路致討勢必分須固爭不
能得賊乘綫遂據江列戰艦數百艘官軍不能濟卨分
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其艦被擊皆㼝徐以罷

卒致賊設伏擊之斬首數千級馘其渠酋遂皆降達乍
於玩寇乃移疾先達既坐貶禼亦以不即平賊降為直
龍圖閣知桂州後復天章閣待制權三司使時西師大
舉五路並進以禼為河東轉運使領降卒赴鄜延餉种
諤軍諤抵罪禼又坐餽輓不給黜知相州既而鐫職知
淮陽軍居數月盡復故職知慶州羌嘚移名昌詭稱送幣
將入寇禼知蕃主白信可使信適以罪係獄破械出之
告以其故約期日使往果縛取以歸明年夏人欲襲取

新壘大治攻械啇具上撓夏計及夏侵蘭州啇遣曲珍將兵直抵鹽韋俘馘千驅孳畜五千其酋棟厥嵬名宿兵於賀蘭原時出攻邉啇遣將李照甫蕃官歸仁各將兵三千左右分擊耿端彥兵四千趍賀蘭原戒端彥曰賀蘭險要過嶺則砂磧也使敵入平夏無綠破之又選三蕃官各輕兵五百取間道出敵砦後邀其歸路端彥與戰賀羅平敵敗果趍平夏千兵伏發敵駭潰斬馘甚衆生擒嵬名斬首領六獲戰馬七百牛羊老幼三萬餘

遷龍圖閣直學士復帥延安元祐初梁乙埋數擾邊禼知夏將入侵檄西路將劉安李儀曰夏即犯塞門汝徑以輕兵擣其腹心後果來犯安等襲洪州俘斬甚衆夏遂入貢既而以重兵壓境諸將亟請益戍兵為備禼徐諭之曰第謹斥堠整戍甲無為寇先戍兵不可益也因遣人詰夏夏兵遂去遷樞密直學士乙埋終不悛使問以善意問乙埋何若與漢為仇必欲寇第數來恐汝所得不能償所亾洪州是也能改之吾善遇汝遺之戰袍

錦綠自是乙埋不復窺塞髙乃縱間國中疑而殺之五年拜端明殿學士遷大中大夫夏遣使以地界為請朝廷許還葭蘆米脂浮屠安疆四砦以髙領分畫之議夏既得四砦猶未有恭順意未幾復犯涇原會髙卒年六十五贈右光禄大夫紹聖四年以髙與元祐棄地議係其名于黨籍

孫路字正甫開封人進士及第元豐中為司農丞鄧潤甫薦為御史召對其言不合新政神宗語輔臣以為不

可用下遷主簿路鞅鞅不釋求通判河州徙蘭州夏人入寇論扞禦功進五階除陜西轉運判官元祐初為吏部禮部員外郎侍講徐王府司馬光將棄河湟邢恕謂光曰此非細事當訪之邉人孫路在彼四年其行止足信可問也光亟名問路挾輿地圖示光曰自通遠至熙州纔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關辟土百八十里瀕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扞蔽若捐以予敵一道危矣光幡然曰頼以訪君不然幾誤國事議遂止遷右司

郎中以直龍圖閣知慶州章惇柄國復議取棄地時諸道相視未進路聲言修舊壘載器甲樓鹵頓大順城下夜半趍安疆遲明據之六日而城完加寶文閣待制遂築興平橫山進龍圖閣直學士徙知熙州涇原城西安詔出師牽制其勢路即將衆臨會州遂建取青唐之策大將王愍王贍擣邈川贍先至下之愍與爭功路右愍頡屬以兵贍有請輒弗應贍訴諸朝召拜路兵部尚書以龍圖閣學士知成都未行坐他事削職知興國軍徽

宗立歷太原河南永興軍河中府卒
游師雄字景叔京兆武功人學於張載第進士為儀州
司戸叅軍遷德順軍判官鄜延將劉琯與主帥議戰守
策欲自延安入安定黒水師雄以地薄賊境懼有伏請
由他道既而諜者言夏伏精騎於黒水傍琯謝曰微君
言吾不返矣趙卨帥延安辟為屬時夏人擾邉戍兵在
別堡龍安以北諸城兵力咸弱卨患之師雄請發義勇
以守多聚石城上待其至夏人知有備不敢入但襲荒

堆三泉而還歲饑行諸壘振貧計口賦糧人無殍亾運
石瑩甲深溝繕城邊備益固元祐初為宗正寺主簿執
政將棄四砦訪於師雄師雄曰此先帝所立以控制夏
人者也若何棄之不惟示中國之怯將起敵人無厭之
求儻瀘戎荆粤視以為請亦將與之乎萬一燕人遣一
乘之使來求關南十縣為之奈何不聽因著分疆錄遷
軍器監丞吐蕃寇邊其酋鬼章青宜結乘間脅屬羌構
夏人為亂謀分據熙河朝廷擇可使者與邊臣措置詔

師雄行聽便宜從事既至諜知夏人聚兵天都山前鋒屯通遠境吐蕃將攻河州師雄欲先發以制之請於帥劉舜卿舜卿曰彼衆我寡奈何師雄曰在謀不在衆脫事不濟甘受首戮議三日乃定遂分兵為二姚兕將而左种誼將而右兕破六逋宗城斬首千五百級攻講朱城斷黄河飛梁青唐十萬衆不得度誼破洮州擒鬼章及大首領九人斬首千七百級捷書聞百僚表賀遣使告永裕陵將厚賞師雄言者猶以為邀功生事止遷一

官為陝西轉運判官提點秦鳳路刑獄夏人侵涇原復入熙河師雄言蘭州距賊一舍通遠不百里非有重山複嶺之阻宜於定西通渭之間建安遮納迷結珠三柵及護耕七聖以固藩籬此無窮之利也詔付范育皆如初議入拜祠部員外郎加集賢校理為陝西轉運使內地移粟於邊民以輦僦為病師雄言往者邊土不耕仰給於內今積粟已多軍食自足宜令內地量轉輸致之宜以免大費報可名詣闕哲宗勞之曰洮州之役可謂

雋功但恨賞太薄耳對曰皆上禀廟筭臣何力之有焉唯當時將士勲勞未録此為欠也因陳其本末拜衛尉少卿哲宗數訪邊防利病師雄具慶歴以來邊臣施置之臧否朝廷謀議之得失及方今禦敵之要凡六十事名曰紹聖安邊策上之出知邠州改河中府進直龍圖閣知秦州未至詔攝熙州以夏人擾邊詔使者與熙帥秦帥共謀之使者鋭於討擊師雄謂進築城壘以自蔽席捲之師未應深入也上章爭之不報既而使者知攻

取之難卒用師雄策自復洮州之後于闐大食物林邈黎諸國皆懼悉遣使入貢朝廷令熙河限其二歲一進師雄曰如此非所以來遠人也未幾還秦徙知陝州卒年六十師雄慷慨豪邁有志事功議者以用不盡其材為恨

穆衍字昌叔河内人徙河中第進士調華池令民牛為機家斷舌而不知何人訟于縣衍命殺之明日仇以私殺告衍曰斷牛舌者乃汝耶訊之具服後知淳化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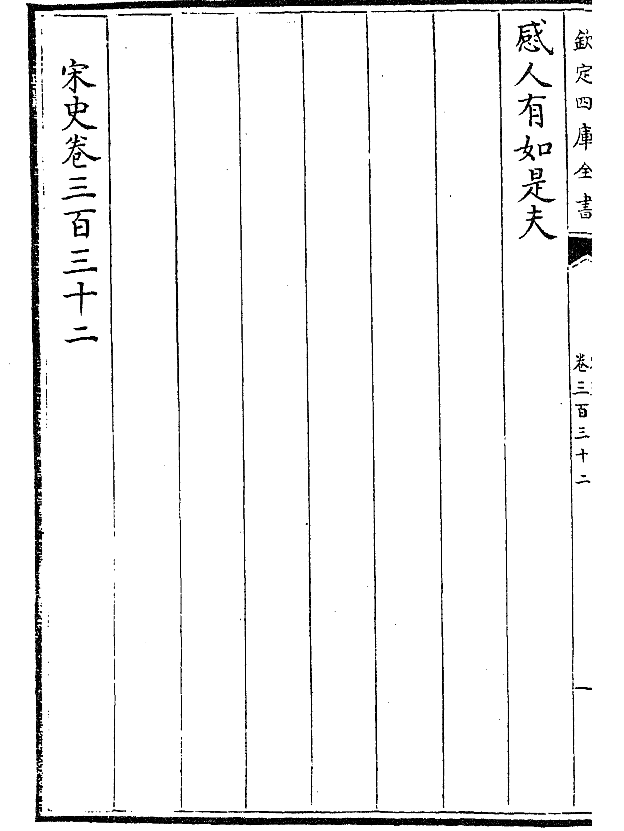
屬縣衍從韓絳宣撫陝西遇慶卒潰亂衍念母在耀亟謁歸信宿走七驛比至慶卒嘗戍華池知衍名不敢近時諸郡捕賊兵糧精無以給遂擅發常平倉且懼得罪衍曰饑之不恤則吾兵將為慶卒矣衍考課為一路最元豐中种諤西征案其軍事諤第賞以死事為下衍曰此非所以勸忠也力爭之諤還入塞詔往靈武援渭慶兩軍將行衍曰吾兵惰歸未及解甲安能犯不測於十里外哉諤乃止同幕畏罪陽謝衍曰師不再舉君之力

也衍識其意曰全萬衆之命以一身塞責衍無憾焉元祐初大臣議棄熙蘭衍與孫路論疆事以為蘭棄則熙危熙棄則關中震唐自失河湟西邉一有不順則警及京都今二百餘年非先帝英武孰能克復若一旦委之恐後患益前悔將無及矣議遂止改陝西轉運判官金部戸部員外郎熙河分畫未決詔衍視之還言質孫勝如振兩川美田實彼我必爭之地自西關失利遂廢不守請界二壘之間城李諾平以控要害及他城堡皆起

亭障以通涇原明年遂城李諾名曰定遠三遷左司郎中紹聖初以直秘閣為陝西轉運使加直龍圖閣知慶州徙延安又徙秦州未行而卒年六十三勑河中官庀其葬後追録不棄蘭州議官其一子

論曰自熙寧至於紹聖四方之事多矣夏人作服作叛其地或予或奪廟堂之上論靡有定相為短長元發師中輩七人一時謀謨葢可考也元發論君子小人言簡而盡足動人主而神宗惑安石之言竟弗之悟師中豫

識安石於鄞令以為目肖王敦將亂天下蓋又先於呂
誨矣詵能鎮撫西夏又能靖交阯之難誠有禦邉之才
其子師閔為時籠利無足取者趙禼扭於西陲之勝取
敗南裔後獲嵬名庶足自贖朝臣議棄河湟孫路以一
言止之使司馬光自悔幾於誤國及取青唐下邈川可
驗其能然右王愍而困王贍非大將之器也游師雄之
禽鬼章復洮州以致諸國入貢校之諸將其功獨為雋
偉衍為政得民心既去而亂兵不忍驚其母德之足以



感人有如是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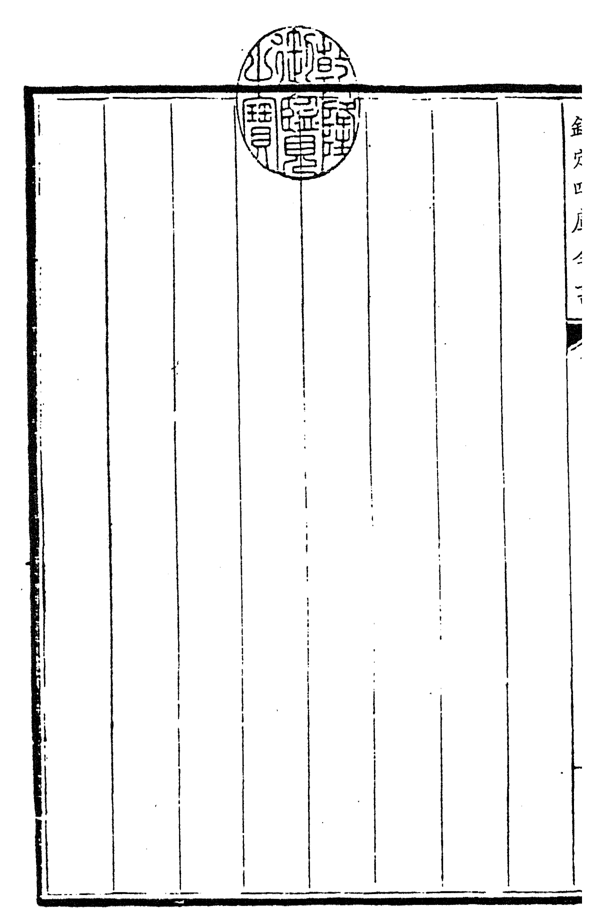
宋史卷三百三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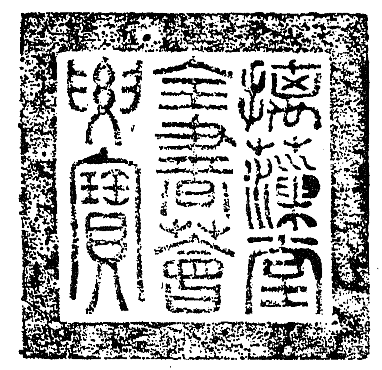
謹案卷三百三十一第四頁後三行蓋仲昌先爲小計以求興役耳刋本求訛來今改

第二十四頁前三行滕口說滕訛螣今改

第二十七頁前三行雜償他物刋本償訛賞據監本改

卷三百三十二第十三頁前七行安壽刋本壽訛壽據安壽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謄録監生臣陳　熙